

21世纪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影片分析入径

齐隆壬

进入 21 世纪数字时代, 电脑与网络使用的全面化, 使得人类传统学习和教育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传统文字书写的教育方式受到严重挑战, 肇因视觉影像和声音多媒元素已普遍进入社会生活的语境, “多模态”的学习和素养开始备受关注。面对科技数字化和新媒体的冲击, 由一个多元、跨国际学术语文识读的团体“新伦敦小组”, 率先研究此种现象和趋势, 并于 1996 年发表《一种多元识读教育: 设计社会的未来》^①专文以为响应。该文深切体会了数字时代与电脑科技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面对全球化、文化差异性和新工作环境下, 该小组选择沿着系统功能语言学脉络, 建议以“设计”(design)的新概念替代传统、制式化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主张“设计”以描述意义的形式且是有关意义制造的过程, 并把“设计”分为 6 种组合元素: “语言”(linguistics)、“视觉”(visual)、“听觉”(audio)、“姿势”(gestural)、“空间”(spatial)和“多模态”(multimodal), 前 5 者可视为核心内的意义模态, 并由最外围的“多模态”来加以统合, 换言之, 新时代的学习和教育方式是关乎此上述元素间“多模态”的运用和组合, 而所有意义制造和读解是“多模态”的。

此种论点的提出在新世代中影响渐大, 而多模态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背景下, 因时代所趋和理论特色逐渐由幕后走向台前, 在日后发展里, 多模态研究不仅包括了前述元素或模态(语言、视觉、听觉、姿势、空间等), 还把“设计”概念一并纳入讨论, 而成为与新时代“创意”同样重要的核心观念。语言文字不再是传统学习唯一和主要的“模态”(mode), 在新世代中当“文字走向影像, 纸页走向屏幕”, 此种以电脑或携带式数码载具(手机、平板电脑、手表等)为基础的生活语境, 已成为我们眼前不可挡之趋势, 而多模态要素和现象必然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不面对的现实。

毫无疑问, 电影从传统胶片到数字拷贝的转变, 仍然都是以多模态文本的形态出现。影片一般包括影像、图文、言语、音乐、效果音和环境音等多模态的运用。电影借着新媒体屏幕和视频的强力覆盖和发展, 必然也成为多模态研究的适合对象。本文即在此一脉络下, 尝试论明此一新兴的多模态理论研究和方法论, 以及概述近年来此一多模态影片分析的发展进程和状况, 期望通过此一初阶的探究和案例分析, 能对这一新世纪所产生的电影理论研究和方法论, 提出一些意见和响应一些研究问题, 以作为日后有意深入研究之参考。

提要

多模态影片分析视影片为一设计制品、一数字文件档和一互文性体现, 主要探究影片文本运用多模态符号资源生产意义的过程, 而所有入径分析方式, 在我看来最具特色者即是系统网络分析法, 此一方法突破经典影片分析的水平组合段分析, 而朝向垂直聚合系统的分析, 除了为原有影片分析带来新的变项和应用要素, 又能与数字时代电脑为基础的网络操作系统相互应合。

齐隆壬

台湾世新大学电影学系教授。



多模态研究取向: 系统功能语言学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和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

1988年, 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和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两人合著《社会符号学》^②, 从索绪尔对符号学的侧面进入, 着重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研究, 并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 把文化、社会和政治纳入其范围讨论, 两人主张: “社会符号学视所有符号行动和过程为社会行动和过程”^③。接着, 2005年, 范勒文(Theo Van Leeuwen)的《社会符号学导论》^④专著, 主张社会符号学并不是“纯”理论, 而是一个探究的形式, 它不提供现成答案, 提供的是规范问题的想法和寻求答案的方式。范勒文的社会符号学乃是沿着韩礼德(M.A.K. Halliday)所提出的语言作为社会符号学以及其所建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三种功能(概念、人际和文本), 并主张所有符号系统都符合此三种功能, 且可在视觉传播的多模态研究中论明。社会符号学的主要取向, 是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和语境下的一种实践和探究方式, 在观察、分析和发现意义的制造和生产过程。

最早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研究视觉的多模态现象, 为1994年麦克·奥图(Michael O' Toole)所著《展示艺术的语言》^⑤, 主要讨论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接着, 克雷斯和范勒文两人于1996年出版《阅读影像: 视觉设计语法》^⑥一书, 讨论视觉传播与再现问题, 真正开启了多模态研究从文字转向视觉影像的里程碑, 两人同样以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依据, 由语言领域转至视觉领域的研讨, 并参考和转用韩礼德提出的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meta-function), 又称为“语义系统”的三功能成分: 概念、人际和文本。(按: 内地语言学研究通译为“语篇”, 而电影研究通译为“文本”, 此处因研究领域采用通译的“文本”)。如下图^⑦:

韩礼德是在语义系统下讨论语言的三种功能, 此语义系统包含四种功能成份(functional compo-



图1 系统功能语言学: 语义三纯理功能

nents): 经验、逻辑、人际和文本。其内涵如下:

概念功能: 说话者表达自身对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思想、情感等, 为一观察功能。

经验功能: 说话者表达自身对外在和内在世界的经验, 为内容功能。

逻辑功能: 在语言系统中是以“并列”(Parataxis)、“从属”(Hypotaxis)形式表征。

人际功能: 说话者表达自身在情境中和参与者之间关系, 为一介入功能。

文本功能: 说话者的文本形成的潜在性, 表达操作演示的关联, 为关联功能。

克雷斯和范勒文于1996年开启的多模态研究, 因视觉领域而改写韩礼德三种功能为: 再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互动功能(Interactive function)和构图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我以为此对三种功能的改写, 其内涵并未超过韩礼德的功能理论, 且兼顾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源头, 又能开创和延伸至视觉领域的研究, 此种作法日后被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广泛采用, 作为对三种功能的延伸应用。

在韩礼德那里, 概念、人际和文本三者被视为整体讨论, 不可分割。而“语义系统, 是一个意义潜在性的网络”^⑧, 这个网络(network)由相关的系统集合所组成。一个系统对他而言是一个选项集合(a set of options), 一个可能性的集合。他又认为, “文本是一社会符号学的过程”^⑨。此种文本的概念, 非常接近丹麦结构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的“文本”与“过程”概念。文本即是意义, 意义又是选择, 而选择是处于聚合关系的语境内, 故文本为一语义选择的连续过程, 因此, 只有在系统内我们才能看到文本面相。一个文本是三种语义系统功能(概念、人际和文本)的产品, 它是一个多声道的组合, 是意义潜在的实现。

韩礼德主张在研究语言和社会系统时, 不仅把语言视为社会符号学的体现, 还解释语言为: “并不是一个规则的集合, 而是一个资源(resource)”^⑩。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一社会系统, 也是一符号资源, 其意义制造是人通过一特定社会语境的互动产生。而在语言中, 语法与语义的关联是自然的, 而非任意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把语法置于语义中讨论, 两者关系是靠实现(realization)体现, 如对意义的编码行动。意义的潜在性或可能性即是语言的特性。

此外, 多模态研究运用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观

念,一方面着重于社会语境和意义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在突显语义系统的研究,而非内部结构性的研究,这是社会符号学动态研究与经典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最大不同之处。于是,一个系统的语法(grammar)不是组合关系(syntagmatic),而是聚合关系(paradigmatic),并以“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取代经典符号学的符码(code)和语言系统(langue)研究。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而言,语言的语法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规则,而是属于社会互动中可能性资源或意义潜在性(meaning potential,或译:意义潜势),并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规范,亦即受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约定俗成”约制。系统功能语言学看重的是语言外部的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以及语言内部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经由系统网络的选项和选择操作,可以供给语言的可能和潜在意义。综合所论,我认为可试着以下图2表示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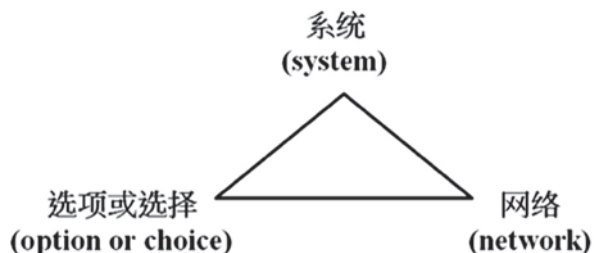


图2：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概念图（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中国著名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者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和李战子在合著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里表示：“当人们要表达一定意义时，便要在系统网络中进行有目的地选择。换言之，当某个项目被选定时，意味着某种要表达的语义已被选择。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就是意义(Meaning)。”^①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直接由源头承续该语言学派理论，自1990年后影响巨大，研究成果丰硕，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主要学派。而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脉络下的多模态研究，也最先由2003年李战子开始探讨，接着由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人提倡^②，很快也成为该语言学派的一新兴研究项目和课题，主要探讨于基础理论和其视觉图像之应用。而近年相关之中文学术期刊论文亦蓬勃发展，引人注目，或许因学术领域关系，而相对较少对电影多模态研究做专门讨论。本文另一目的即希望抛砖引玉，期以通过对影片多模态研

究，尝试补充和开发此一研究领域面向，进而促进多模态影片研究趋向。

多模态新概念

面对数字时代，传统的概念是否合时、合宜或者合用，常常成为理论研究首要思考的问题。例如，我们常称的符号系统(或符码)和符号，在多模态研究中被称作“符号资源”；而经典符号学中“符号学”的定义一般为“研究符号的科学”，在多模态研究中则成为“研究符号资源和其使用”，突显了社会情境的资源 and 传播的使用。我认为这些新概念的提出，除了呼应时代的语境外，还在试探和论证新概念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因此，还需经过一定的审视和验证过程，方得为人所接受和使用。下面所举新概念具有工具箱作用，都是一般多模态研究所常用者，本文整理和解释如下：

模态

多模态研究中，模态为基本概念，涵盖动态影像、凝视、手势、运动、书写、排版、音乐、言语和声效等不同模态或元素，因此被称为多模态。在多模态研究的观点下，所有传播都是多模态的，而传播模态又是复数性的。

符号资源

在多模态研究中，以符号资源取代经典符号学的语言系统以及符码，用“符号资源”这一词涵盖有关文化、历史和语法等集合，以一种更大的面向显现网络系统间的关联。

符号学

在多模态和社会符号学中，符号学被定义与研究符号资源和其使用有关，跳出经典符号学针对语言系统或符码的特定研究，而转向研究社会的情境和传播语境。

设计

在多模态研究中，设计被视为使用符号资源的能力和机制(agency)，亦即运用多模态元素，以制造意义和解释意义。因而制造者和受众皆是“设计者”(designer)。在多模态影片研究里，例如传统“场面调度”被视为一种设计，而电影导演和观众皆可同样被称为“设计者”。设计是再现的行动，和制造意义的过程，与个人和社会文化不可分离。

文本(或译：语篇)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多模态研究中，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文本功能是三者合一，以文本示为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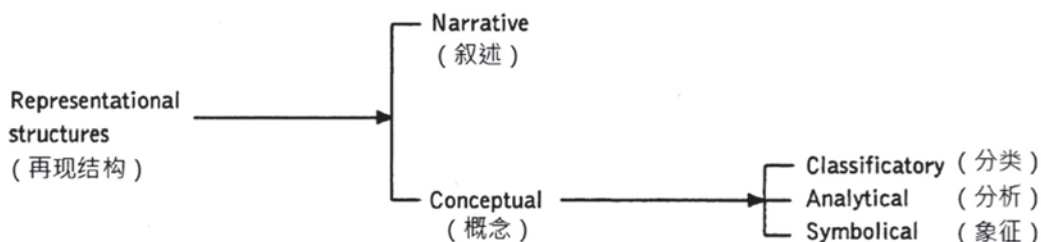


图3 视觉再现结构功能图

的产品。文本是语义过程的基本单位和意义潜在的实现。

多模态文本分析

对多模态研究而言，文本不是单一模态(mono-modal)，所有文本皆是多模态的，所以文本分析即是一种多模态文本分析。多模态文本分析关键又在于互文性分析，由于互文性关系即是意义关系，因此多模态文本分析即是一种互文性分析，而特别要着重的是此一观念是多模态文本分析的关键所在。

系统网络

多模态研究中运用系统功能的“系统网络”概念，把一个系统视同一个意义潜在性的系统，而网络是一个选项的表征。系统网络跳出单纯的结构或水平组合关系，导向相对的垂直聚合关系研究，着重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选择和实现，因此一个系统的组成不是单由组合关系，而是由聚合关系完成。此一观念虽然与经典结构主义—符号学相同，均视系统为聚合关系，结构为组合关系，但对系统功能而言，不同的是更看重系统网络的聚合关系。

多模态研究和分析案例

1996年，克雷斯和范勒文在书中改写韩礼德的语义三种功能，另提出图像意义三功能：再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如图3)、互动功能(Interactive function)(如图4)和构图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如图5)，如下所示：

对象，目的在描写和解释特定社会文化里，视觉传播对象的意义制造和过程。多模态研究和分析在探讨意义产生自模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非产生自单一模态。“任何文本之意义经由一个以上的符号符码(semiotic code)而实现，即是多模态。”^③此处我列举一例说明，通常一则网络新闻，常融合了文字、图像、录像、声音等不同模态，这些模态都是相互关联，其意义是由此关联产生。而在现代传媒的传播模式中，可说是甚少由单一模态组成，因此，多模态研究和分析的出现成为对应这个新时代的产物，换句话说，也是一种为对应21世纪数字时代而出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克雷斯和范勒文在书中改写韩礼德的语义三种功能，另提出图像意义三功能：再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如图3)、互动功能(Interactive function)(如图4)和构图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如图5)，如下所示：

另外，两人所提出的上述图例(图3、4、5)，皆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网络”概念表现，皆由左向右进行阅读，大括号{}表示括号内的项目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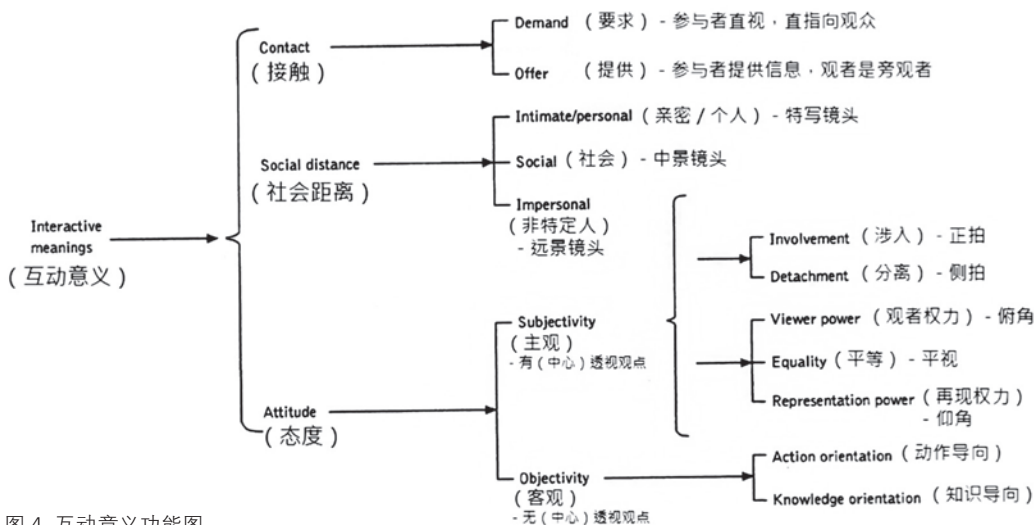


图4 互动意义功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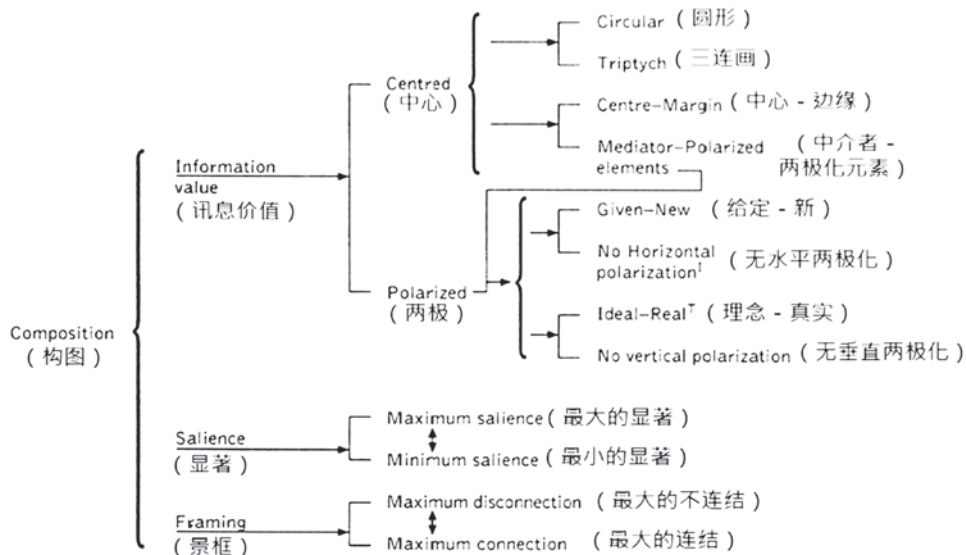


图5 构图意义功能图

部选取，直角括号 [] 表示括号内只选一。例如，构图系统图（图5），最左侧的构图是“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大括号 { } 右边所表示的为三个选项：信息价值、显著、取景等项目，而这三个项目必须全部选取，接着向右遇到直角括号 []，表示只能在项目之间选一（不得全选）。

为理解上述三种意义功能的运用，我以两人所讨论瑞典名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犹在镜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 1961，又译《穿过黑暗的玻璃》）的一个镜头（图6）来说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克雷斯和范勒文两人知道此种分析和解释方式，相当部分是与传统影片文本分析的做法一样，目的都在要求解说画面和深入探究意义，因此，同样把镜头抽格停住，仔细分析镜头内的各种组合模态，以建构一明确和统合的分析标的，以便进行影片的整体意义讨论。

1. 叙述和概念再现意义

在所列举的镜头中（图6），我们看到患精神病的女主角凯伦（Harriet Anderson 饰演）在户外，面对我们看着远方，其弟米纳斯（Lars Passgard 饰演）在后面欲转头回看凯伦。依克雷斯和范勒文两人意见，再现意义在视觉传播的状态下，可分为叙述再现和概念再现，因此，两人把叙述再现设定为过程和环境，描绘上面镜头中女主角凯伦的行动过程。凯伦看着画面外，看着观众不能看到的事物，而其弟米纳斯在后方回头看其姊的动作，虽然并不被凯伦所察觉，此两种语言叙述的行为过程，都被称为“再现意义”。

克雷斯和范勒文是站在系统功能和社会符号学的社会行动概念下，来陈明再现意义，亦即由角色出发和行动为考虑，而与一般图像“再现”的看法有着全然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是要特别提出的，为的是避免误解。

至于概念再现，则涉及社会建构的分类、分析和象征过程，两人在这里并未针对此做一讨论，只关注于叙述的再现意义。但就戏剧行动的主题，两人以为在影片中凯琳有一个特别事件，能洞察别人所看不到的事物，而米纳斯的行动显现，显示出他与其他角色的问题关系。

2. 互动意义

在互动意义里，观者的位置接近凯伦，它是以



图6 《犹在镜中》剧照

中景镜头方式站在画面右边,而米纳斯则离观众较远,以远镜头方式出现在画面左边;凯伦是正面面向观众,米纳斯则是侧面向观众;因此,此一镜头的互动意义,在表陈观者是趋向以凯伦为中心,以及她的精神状态。

3、构图意义

至于构图意义,克雷斯和范勒文两人依据视觉传播特性有创见地提出用构图意义以替代文本意义,但仍如系统功能理论一样,把构图、再现和互动元素整合为一有意义的整体。两人提出构图意义的三个关联系统,并以此来考察和分析,我试整理两人对所举镜头的分析如下:

信息价值 (information value)

影像中元素的安置,并在不同区域中具有特别信息价值,如左和右、上和下、中心和边缘。在镜头的信息价值里,女主角凯伦站在画面右边为前景,其弟米纳斯在画面左边后方。

显著 (salience)

影像中元素在不同程度里较吸引观者注意者,如前景或后景、体积大小、声音(或色彩)对比、不同形状等。对观众而言,凯伦是显著的,因为她站在前景,且形状较大,加以服装是浅色系列,对比其弟米纳斯的深色服装,这些元素都在强化凯伦的显著性。

景框 (framing)

影像中元素的出现或消失、连结或非连结,由

镜框线(四个边)来实现和区分,表示元素之间所属关系。在镜头里,凯伦背后门的垂直线把姊弟两人的世界和位置分开,而画面中水平线部分则区分为“天”和“地”的两个区域,女主角凯伦,站在“天”和“地”的交界区,显示其更加自由和跨界,而米纳斯则受限在“地”的区域。

克雷斯和范勒文主张影像内的一切元素,如人物、地点和事物等,皆与“再现意义”相关;由影像所产生的生产者和接受者(或观众)的关系,即为“互动意义”;原来的文本功能,在视觉中应该由“构图意义”去挖掘和解释,两人认为上述三种意义功能相互关联,并整合为一个整体意义。因此,两人在不脱离韩礼德的功能理论下,建构一个更符合视觉传播特性的三种意义功能。我认为,两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不仅提出了多模态文本研究的可能性与应用可行性,而且为日后多模态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主要还促成了由语言研究转向视觉研究的取向,开拓了符合数字时代的学术新领域和研究框架。

1999年,范勒文发表《言语、音乐、声音》^⑨专著,研究声音各要素,并尝试以系统网络模式建构分析模型。此种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网络分析方式,带至视觉图像研究领域,我认为多模态研究开创的一种新方法,不但保有系统网络原来所规划的范畴性和严密性,又能提供新的图像分析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又能促进理论的活化和发展,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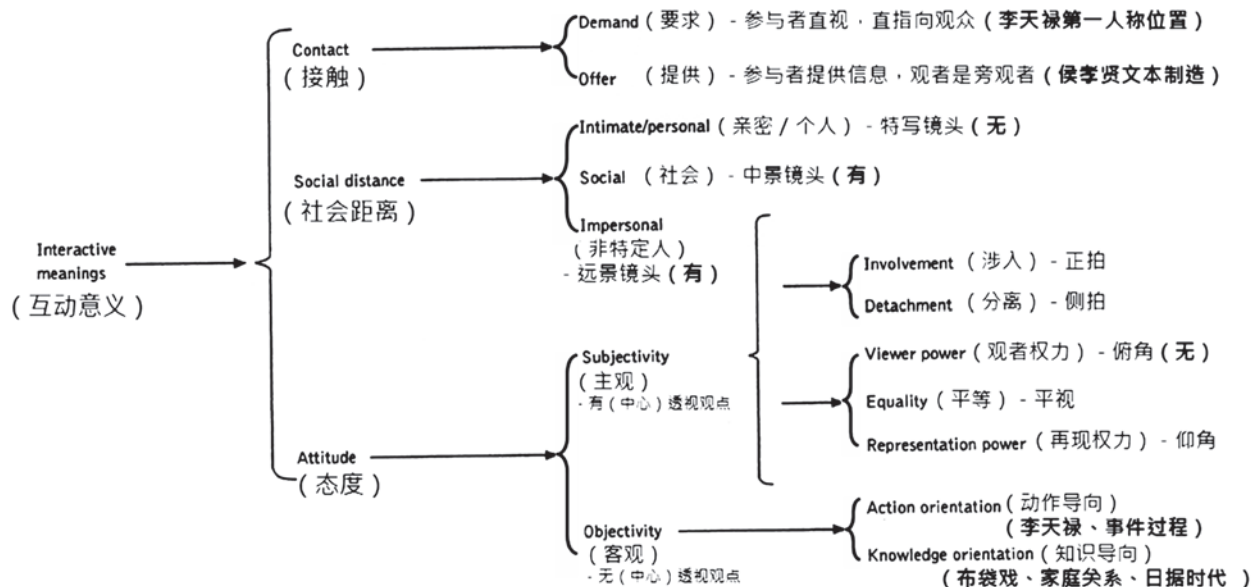


图7《戏梦人生》影片互动意义系统网络图(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多模态研究和分析所依赖的重要工具之一。克雷斯和范勒文两人因整体研究关系,并未针对一部电影影片提出分析和讨论,因此,本文将尝试运用此种系统网络为分析方法,并以侯孝贤《戏梦人生》(1993)为例,以探究多模态影片文本分析建立于系统网络概念的可行性和适确性。取此影片为分析对象原因,不只该片涵盖的组合元素丰富,适合运用多模态和系统网络方式重新分析和解释,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此种多模态影片分析具有一定普遍性,同样适合于传统电影和数字电影的分析,而且通过此种分析方式,又可重新认知和理解影片建构的要素和设计,以及影片文本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下的意义制造和过程。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讨论上述三种意义功能其一的互动意义。

4. 多模态影片分析案例:《戏梦人生》的互动意义系统网络

本文参考克雷斯和范勒文的图表(图4),建立一个《戏梦人生》影片的互动意义系统网络图(如图7),可以看到在“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上各子系统的变化,通过下列分析,进而探究该片在多模态影片分析的互动意义及其体现。

接触

包括有要求和提供,要求为李天禄在影片的现身面向观众,口述其历史故事。提供是李天禄提供口述讯息,以及侯孝贤导演提供影片文本制造。

社会距离

侯孝贤以其一贯的中景镜头表达一定的社会关系距离;用远景镜头表达事物和环境关系,亦即在远镜头中表达一种无人称关系(群众)。至于表达个人和亲密关系的特写镜头,侯导演几乎不用,这与接触和态度一致。

态度

主观衡量:可通过子系统的正拍、侧拍和平视体现影片制造的态度。侯孝贤的影片文本是采以人(观众)的视点位置,并不特别运用夸张的俯角或仰角表现,因此可体现导演的主观性已降至最低,甚至可以说是无明显的主观性显露。

客观衡量:与影片的动作和知识导向相关;主要动作是由李天禄发动口述事件过程,导演在此似乎把自己隐藏,成为前面叙述系统中的第二人称,如同受话者(观众)位置。此种意涵和前述各子系统所揭露的作为一个有社会距离的客观提供者相合。知识导向则指客观现实,依据影片所摄内容,我们必

须具备的相关知识,如口述历史(李天禄)、传统家庭关系(招赘)、布袋戏(李天禄亦宛然、京剧和外江音乐)和日据时代(警治、皇民化)等背景等,才能对影片意义制造和生成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通过多模态影片分析的互动意义系统网络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导演制造影片意义的位置和态度,以常用中远景镜头表达个人和对象的社会关系,而在态度上是以客观方式呈现,主角李天禄为拍摄故事来源,但又真实现身面向观众,具有直接电影拍摄的味道,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侯导演成了提供影片文本的讯息者和旁观者,并与观众观点位置一致,表露其偏好客观意义的生产。又在历史文化语境里,李天禄于台湾北部自立的布袋戏团,为运用京剧和外江音乐所创立的一种独特表演风格。另外在影片中所记录的皇民化运动,也算在台湾电影中的首例,对口述历史的再现和记忆,弥足珍贵。据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侯孝贤导演的影片文本生产与历史、文化、社会、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功能。

多模态影片分析脉络

进入21世纪,多模态研究领域于2001年出版三部重要著作,分别是范勒文发表和凯莉·朱维特(Carey Jewitt)编辑的《视觉分析手册》^⑨,冈瑟·克雷斯、凯莉·朱维特等多人合著的《多模态教学和学习》^⑩,以及冈瑟·克雷斯和范勒文合著的《多模态话语:当代传播的模式和媒介》^⑪。此三本书皆是援引前述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理论至其他不同领域,如视觉人类学、文化研究、影视、教育等,为多模态研究带来活泼、多样和切合时代的面向。我以为此三部著作于21世纪数字时代的出现,不只标志着多模态研究的扩展和影响,且被学术和教育界所肯定,自此多模态研究正式成型出台。

在此一领域,沿着上述脉络的重要著作分别有凯莉·朱维特和冈瑟·克雷斯编辑的《多模态识读》^⑫、凯·欧何罗伦(Kay O'Halloran)编辑的《多模态化与分析:系统功能观点》^⑬、安东尼·鲍德里(Antony Baldry)和保罗·蒂博(Paul J. Thibault)合著的《多模态转录和文本分析》^⑭、蓝·昂斯沃思(Len Unsworth)编辑的《多模态符号学》^⑮、凯莉·朱维特编辑的《路特里奇多模态分析手册》^⑯、凯·欧何罗伦和布莱德里·史密斯(Bradly A. Smith)编辑的《多模态研究:探索议题和领域》^⑰、西格丽德·罗礼士(Sigrid Norris)编辑的《实践的多模态性》^⑱等。

多模态研究从此展现动力,已初步显示为本世纪新兴的学术重要研究领域,为一支不容忽视而自主的派别,其研究的多模态面向多元且丰富,并主要置于再现和传播的语境氛围讨论,基本上包括有:书面语、言语、姿势、凝视、动作、音乐、声音、图像、电影、电视、广告、动画等。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多模态研究除了在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理论,又能在新时代里转化和应用于其他领域,并为自身带来生产新概念和新议题的动能;特别是有关社会符号学的运用,让一般符号学研究,注入另一新的泉源和动力,并由传统的符号系统(或符码)以及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联走出,面向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境和传媒传播新语境,并试图探究其中意义的潜在性和制造过程。

至于多模态有关电影方面的专著,则出现较晚。2012年约翰·贝特曼和卡尔·韩里希·施米特(Karl-Heinrich Schmidt)合著的《多模态影片分析:影片如何意义》^⑤,以及2014年雅尼娜·维尔德福尔(Janina Wildfeuer)著的《影片话语解释:趋向一多模态影片分析新典范》^⑥,算是揭开序幕。由上述著作可以看出多模态影片分析的研究才正开始,而本文即打算对此展开初阶的讨论,期望提出一种响应新时代的影片分析方法,以开拓对电影动态影像的认知、理解、分析和解释面向。

贝特曼最早于2007年国际符号学机关刊物 *Semiotica* 发表《朝向一个影片的大聚合关系:克里斯蒂安·麦茨重装上阵》^⑦一文,后收于和施米特两人共同出版的《多模态影片分析:影片如何意义》一书内。贝特曼沿着麦茨电影符号学的“大组合段”论述,并以系统功能语言的意义话语论点,把麦茨的影片“大组合段”,推到影片“大聚合关系”,意即由影片水平结构的组合段转向垂直系统的聚合体关系,这体现着功能语言学派的基本看法,也就是说系统(垂直、

聚合)大于结构(水平、组合段)、结构(水平、组合段)必须置于系统(垂直、聚合)中才能显明。贝特曼除了提出与“大聚合关系”垂直轴为新的研究坐标外,还分析了《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The Matrix Reloaded, 2003)中十个镜头之间的剪辑线索和可能系统,图绘一个颇为庞大且抽象的“大聚合关系”系统网络图。

他运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术语,如投射(projection)、排列(taxis)、面(plane)、并列关系(paratactic)、主从关系(hypotactic)等,如果我们不清楚此等专门术语,一般会感到相当困惑,其复杂和抽象状态肯定令多数人不了解,且此种特征一直延续到和施米特的著作,以及雅尼娜·维尔德福尔的著作,维尔德福尔更是以逻辑形式和逻辑术语,把多模态影片话语分析和解释带至完全以抽象概念显示的领域。

虽然多模态影片分析相对地也带来了以电脑为基础作业环境的效应,例如数字数理的抽象性,以及电脑韧体程序语言的建构形式,亦进入多模态影片分析领域,但是我认为多模态影片分析,除了应该建构于上者外,还应沿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所揭示的简明、具体的系统网络方法进行,以避免专用术语和图表的过于庞杂和抽象,如本文所尝试对《戏梦人生》的系统网络分析。

贝特曼和施米特两人在书中也提出另一简明的“镜头分节”系统网络图(如图8),表明镜头的连结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该图具有具体扼要的系统网络特性,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图中时间以连续和省略为主,空间以邻近和非邻近为主,皆是以选项表示文本意义。

贝特曼和施米特的立场或许在隐示多模态影片分析是沿着经典电影符号学而来,只是在方法论部分,不是再继续沿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共时论点,而是援引自克雷斯和范勒文所揭示的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理论。其论点主要如下:

影片是“多模态”制品(‘multimodal’ artefact)

影片是一设计制品(designed artefact)

影片是电影的文件档(cinematographic document)

此种对影片的看法,确实与麦茨对电影/影片的区别已有一大段距离,反映着数字时代对电影和影片的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影片是电影的文件档”之陈述上,这句话是指在以电脑为基础的作业环境下,数字影片所显现的所有可能素材或模态,包括静态文件档案(如文字、照片、插图等)和动态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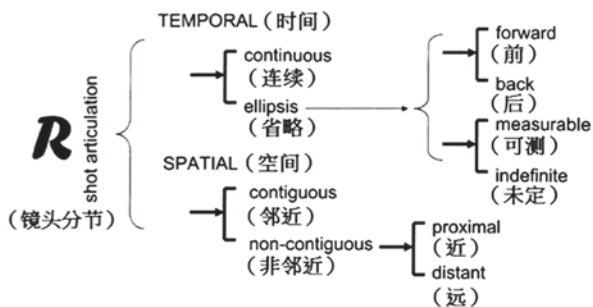


图8 “镜头分节”系统网络图

档案(如影像、姿势、言语、音乐、动画等),影片被视为数字文件档案;因此,影片之于屏幕如同网页之于电脑屏幕,以至影片如同网页可视为一设计制品,一多模态制品,又与数字文件操作环境兼容。因此,我认为这的确是一种符合时代的见解,加以当今电影上下游的制作、发行到映演环节,皆以影片数字文件格式作业,因而多模态影片分析的出现,可说是一种对数字时代语境的回响,更重要的是藉此重新认识和解释我们生活中的多模态制品。

结语

多模态影片分析视影片为一设计制品、一数字文件档和一互文性体现,主要探究影片文本运用多模态符号资源生产意义的过程,而所有入径分析方式,在我看来最具特色者即是系统网络分析法,此一方法突破经典影片分析的水平组合段分析,而朝向垂直聚合系统的分析,除了为原有影片分析带来新的变项和应用要素,又能与数字时代电脑为基础的网络操作系统相互应合。此一

分析方法之运用可见凯莉·朱维特和大山留美子建立的“观点”系统网络图、安东尼·鲍德里和保罗·蒂博建立“摄影机位置”系统网络图以及贝特曼的“镜头分节”系统网络图等。此种系统网络分析法的提出,我个人以为是多模态影片分析最关键、也是最核心所在,为我们开启影片分析的另一扇天窗,让我们进入另一较具系统与具体化的模式,且能扩大我们的理解和认知影片的层面,由单一化、水平组合关系,走向多元化、垂直系统模式,而更重要的是藉此又可免除多模态研究中所带来过于抽象的图标和形式逻辑论式的缺点。

综合前述,我的论点是,虽然多模态影片分析才刚起步,带有浓厚的探索意味,但是新世代的多模态影片分析是建立在经典影片分析的坚实基础上,并运用系统功能和社会符号学领域理论,突显多模态概念和系统网络分析法,企望以此建立属于多模态影片分析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并为多模态影片研究开拓论题方向和范围。□

注释:

- ① The New London Group.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66 No.1, Spring 1996:60-92.
- ②③ Hodge, Robert and Kress, Gunther. Social Semio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罗伯特·霍奇,冈瑟·克雷斯.《社会符号学》,周劲松,张碧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198:122.
- ④ Van Leeuwen, Theo.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⑤ O' Toole, Michael.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 ⑥⑬ Kress, Gunther and Van Leeuwen, Theo.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1996.《解读影像: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原理》,桑尼译,台北:亚太图书,1999:196:183.
- ⑦⑧⑨⑩ 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128; p.40; p.135; p.192.
- ⑪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著.《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6.
- ⑫ 李战子.“多模式化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外语研究》,2003,(5):1-8. 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1):1-10. 朱永生.“多模态化与分析的理论基础语研究方法”,《外语学刊》,2007,(5):82-86. 顾日国.“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外语电化教学》,2007,(114):3-12 张德禄.“多模态符号资源及媒体系统探索”,《当代外语研究》,2012,(3):122-127.
- ⑭ Van Leeuwen, Theo. Speech, Music, Sound, London: Macmillan, 1999.
- ⑮ Van Leeuwen, Theo and Jewitt, Carey(eds).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⑯ Kress, Gunther., Jewitt, Carey., Ogborn, Jon and Tsatsarelis, Charalampos. Multimod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 ⑰ Kress, Gunther and Van Leeuwen, Theo.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1.
- ⑱ Jewitt, Carey and Kress, Gunther. Multimodal Literac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3.
- ⑲ O' Halloran, Kay(e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⑳ Baldry, Antony and Thibault, Paul J.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London: Equinox, 2006.
- ㉑ Unsworth, Len(ed). Multimodal Semio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 ㉒ Jewitt, Carey(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㉓ O' Halloran, Kay and Smith, Bradly A. Multimodal Studies: Exploring Issues and Domai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1.
- ㉔ Norris, Sigrid(ed). Multimodality in Practi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 ㉕ Bateman, John A and Schmidt, Karl-Heinrich. 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How Films Me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 ㉖ Wildfeuer, Janina. Film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 ㉗ Bateman, John A. "Towards a grande paradigmaticque of film: Christian Metz reloaded", Semiotica 167-1/4, 2007: 13-64.